

当代实力派画家艺术研究

第 2 辑

宋玉现代仕女

DANGDAI SHILIPAI HUAJIA YISHU YANJIU

SONG YU XIANDAI SHINU

主编 贾德江

宋玉是唯美主义者，既不推崇以丑为美的变形变态，也不追逐以表为美的甜俗妩媚，她追求的是一种天然本色的纯真与美丽。她从生活的本来面目中撷取，不乏现实精神，不乏浪漫手法，力求营造一种如梦如幻，伴随着真、善、美人性光彩的美感。

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宋玉现代仕女 / 贾德江主编. — 北京: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, 2008.3

(当代实力派画家艺术研究, 第2辑)

ISBN 978-7-80526-695-4

I. 宋… II. 贾… III. ①仕女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②仕女画—美术批评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2.7 J21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2181 号

责任编辑 姚亚萍

责任印制 宋朝晖

装帧设计 汉唐艺林

当代实力派画家艺术研究

宋 玉现代仕女

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 16 号楼

邮政编码 100013

电 话 (010) 84255105 (总编室)

(010) 64283627 (编辑室)

(010) 64283671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64280045/84255105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制 作 北京汉唐艺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12

印 张 3.5 印 数 1~3000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ISBN 978-7-80526-695-4



9 787805 266954 >

ISBN 978-7-80526-695-4/J · 612

全套 10 册定价: 300.00 元

(30 元系列丛书)

编辑人语

石涛云：“夫画者，从于心也。”画家的创作只有发自胸中，发自内心，才能抒发真情实感，才能打动观者。然而，画家若想用自己敞开的胸怀去感动观者，那么他自己必须是“胸次全无半点尘”。读宋玉的画，正是画如其人，全无半点尘埃。画面上有的是清纯、洁净、高雅、优美的品质。她的绘画主体多是她一直迷恋的古典名著《聊斋》中的“女鬼”，表现手法既不囿于古人，也不同于他人，已创造了一整套自己的表现形式，让一个个精灵，成为动人心魄的美的造型，在一幅幅美的意境之中，去传达自己的人生趣味和澄明情怀。

宋玉是唯美主义者，既不推崇以丑为美的变形变态，也不追逐以表为美的甜俗妩媚，她追求的是一种天然本色的纯真与美丽。她从生活的本来面目中撷取，不乏现实精神，不乏浪漫手法，力求营造一种如梦如幻、亦虚亦实，伴随着真、善、美人性光彩的美感。画家的美感追求随着笔墨、色彩的运行而淡淡地弥漫，因为富有韵律的线型，细劲刚韧，不守形规，却合神韵，笔墨的意韵超然于形神之外；也因为西方奇幻色彩与表现手法的运用，寄寓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基础之上，使二者有机结合，互为交融，相映生辉，使得中国绘画更有现代审美情趣，因此形成了历时旷远的精神贯通，演示了一种纯属东方的灿烂。

如果说，当今仕女画的发展大多受着传统艺术语言系统的规范性相制约的话，那么宋玉笔下的仕女画却大胆地摒弃了传统仕女画的种种戒律，以现代人的审美理念，引进西方构成、水彩、制作等多种表现形式，融入以线造型的笔墨表现中，强化线面关系和色彩关系，工写结合，抽象与具象并举，突出具有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指向的秩序，从而以崭新的面貌丰富发展了传统中讲求格律与个性的程式化意识，在现代仕女画语言和形式的探索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收效。

文 / 贾德江



■ 宋玉

■ 1948年生于哈尔滨市，毕业于哈尔滨师专，深造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。

■ 现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画院高级画师，国家高级美术师。主攻人物画，擅长表现优美浪漫的题材，结构严谨，造型夸张，能工善写。

■ 曾发表美术作品千余幅，有7幅作品被中国文化部收藏，60多幅作品被日本、韩国和欧洲、东南亚各国友人和政要收藏。

■ 艺术传略入编多部辞书。个人专题片《笔随清风照玉影》曾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、日照电视台和美国斯科拉电视台播出。

当代中国画家宋玉艺术档案

封面/月午(局部) 2007年 纸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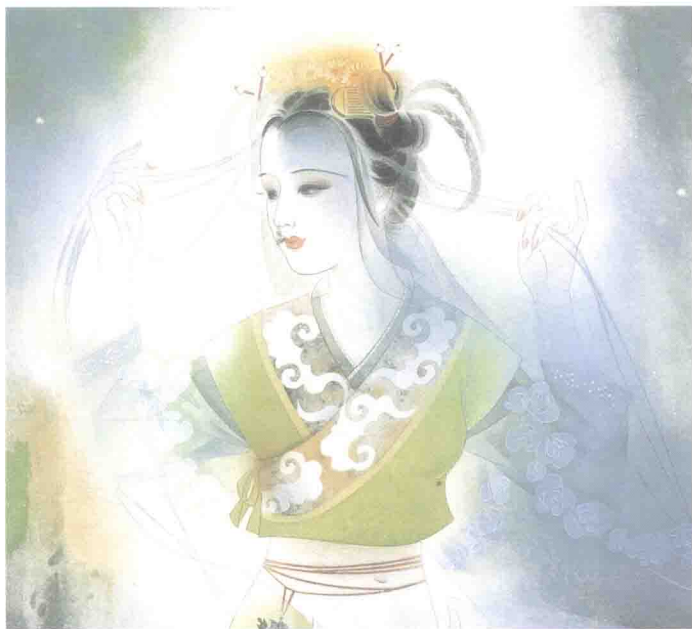
封底/聊斋人物·青凤(局部) 1996年 纸本



钱春（局部） 2007年 纸本



聊斋人物·葛巾（局部） 1996年 纸本



聊斋人物·毛狐（局部） 1996年 纸本

画《聊斋》

一股微风始于青萍之末。她轻舞飞扬，飘飘荡荡，或显影于古庙，或幻化于荒冢，若隐若现，朦胧飘渺。一个精灵，一个动人心魄的美的造型，凝定了一幅美丽的图画。这就是我的聊斋人物画。

中国传统人物画，起于秦，成于魏晋，而兴于唐宋，已经形成一整套自己的表现形式。我画《聊斋》以线为骨，以刚柔相济的“铁线描”入画。传统的“锥画沙，屋漏痕”就是对线的讲究。我用线力求细劲刚韧，并不苛求线与形体的关系，喜欢把繁杂的衣纹提炼成富有韵律的几条线，任其流淌飞荡，追求线的意味，使人感到这几条线本身就是一首歌。

人物造型，大胆夸张，玉臂绵细，尾长过脚（白秋练）；服装半披半露，原始野逸，很少华饰，多以野花妆扮。背景处理凭感觉，任凭潜意识去冥思，去感召。落在画面上的几块颜色，亦虚亦实，如梦如幻，不要考虑它合不合理，无需对梦负责任，营造一种神秘超然、幽冥玄化的魔幻意境。

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高峰。它的浪漫主义手法和完美的艺术形象使我产生了创作的激情，立志画一套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表现形式的聊斋人物画。多年来，我也曾紧追慢赶地往主旋律上靠着画，但是，近几年来总感觉“心中有鬼”。如今，那些鬼魅精怪已妆扮停当，个个急于登场，愿在我有生之年能为她们抹上一笔重彩。

话《补天》

话说远古之时，一声霹雳，半边天塌了，天幕裂开了许多大洞。于是，人类的母亲开始劳作，便流传下一个女娲补天的美丽神话供后人演绎。

大凡别人画女娲补天，都是让伊举着大石头往上堵，我觉得这样太累。我不忍心让人类的母亲当力工，我不这么干活。既是神，就超越天地人，怎样去补都力所能及。我们所需要做的是：给传说浓妆淡抹，让神话更加美丽。

也许有人不待见我的补法，觉得女娲如果不手举巨石就不像补天，智者且信。《淮南子·览冥篇》云：“往古之时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……于是，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。”仅此而已，并未详细记载补天的施工过程。所以，您没有证据指责我违反操作规程。还是您用您的补法，我用我的补法吧。“各村有各村的高招”，好在天早已补好，有争议也不会再把天捅个窟窿。至于现在天空又出现了臭氧层漏洞，已经不是女娲的岗位责任了。

闲言少叙，补天开始了。画面上已堆满了五色石。那石，红如玛瑙，白如美玉……

风中唱雅

仕女画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发展历史渊源流长。现在，潜心搞仕女画创作和探索的人并不多，似乎画仕女有点“下里巴人”的味道。你的画别指望能参加什么大展，好像没有什么出头之日，在“山水”和“花鸟”两位“同窗”面前总觉得有些气短。你必须远离声名，不近功利，神守其位，使自己怀有一个平和淡泊的心态，才能走这条寂寞之路。



嫦娥 2007 纸本
137cm × 35cm

我的风雅组画，主要是展示美，美的意境，美的人体，倾国倾城，华冠翹楚。看世事卒卒，叹蝇营狗苟，能在万斛红尘中愉悦您的视觉，给您一点美的享受，足矣，也不枉了在下几十年的功课。

我的美人超然脱俗，纤尘不染，皆不食人间烟火，即使袒胸露乳，也不会使您产生一丝杂念。因为我不会让您淌下一滴水，那会弄湿我那些小娘子的罗衫。

有人总喜欢以“苦涩”和“甜美”来界定画的雅俗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扮相俊美，唱腔甜润，“甜”得相当可以，没有人敢去否定他。作品的格调高下不在于“苦”或“甜”，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个性、独创性和文化含量。您偏爱苦涩沧桑，那只是个人的口味不同，您尽管去沧桑，但也未必从此就雅得一塌糊涂了。“蔗糖”依旧在生产，其实我的画里没有“糖”，我只是在调色时加了点“安赛蜜”。“风兮雅兮”才是我家式样。

我不喜欢画传统的“三白”仕女，她从盛唐走来，披着一身尘埃，虽然还顾盼有情，我们也不能拽过来就让她“上岗”。因为她已经不太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了。我也不喜欢古代服装现在人脸的仕女画，一看就是模特穿戏服摆的姿态。虽然古人的相貌和今人不会区别太大，但科学和艺术是两回事。古人想走到今天的画面上，就要穿越几千年的时空，行进间，经古诗文一描绘，古戏剧一妆扮，走来的古典女子准是蛾眉凤目、粉面樱唇这表人才。梨窝浅笑，细柳扶风，唱着《涉江》、《劳商》，踏着楚风汉韵，彩衣若英，长袂拂面，惑阳城，迷下蔡。这风姿，不可方物，岂是一个美字了得。此乃几千年方修得这一神形，还需蘸着传统的琼浆玉液，调合着现代色彩来“三矾九染”，这才是我的“意中人”。实际真人未必如此。如果个个都倾国倾城，五千年大厦早已全部倾塌殆尽，现在也不会挖出那么多古城池遗址了。这和现在用医学手术打造人造美女如出一辙，只是后者工具不同，用的是画家的笔和观众的心。

“凡画人最难”，古论早已讲下。单造型功夫就得修炼十几年，实是多一分嫌胖，少一分嫌瘦，线里线外就会使西施变成东施。至于创作作品还需要多少修养，谁也说不清。我现在画仕女基本不用模特，全靠平时观察、积累、提炼，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。

孤独是唯意志者的美餐。我不知道她的终极怎样，但我仍愿意独守着这分静谧。关上门窗，隔绝商品社会的喧嚣和诱惑，在我的风雅斋里赋古追思，传情表意，精心地营造每一个线条，每一块墨彩，并不断地去否定自己。每创作一幅作品都是一种偶然的灵光昙现，是当时的激情、灵感又得神助的结晶，过后完全找不着那种感觉了。过去曾因裱画店失火烧了我一幅当时较满意的作品，总不甘心我那画面上的小娘子随祝融那厮而去，便竭力又复制了一幅，却像汉武帝给李夫人招魂一样，有其形而无其神了。至今，我还耿耿于怀，终是忘不了那“娘子”。

传统的饭我吃了不少，但不愿意在传统的殿堂里按部就班，从开始画画就追求风格迥异。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，不只是简单画法上的变化，它涉及到画家的艺术修养、审美情趣和广博的积累。我当了多年的美术编辑，搞报纸，搞杂志，杂七杂八地画，是在稿纸堆里滚打过来的。其经也坎，其情亦丰。近几年，我画面上渐渐地澄清了几条线、几块颜色，我知道，她是属于我的。

把复杂的三维物体归纳成一组细线，是伟大的造化，但不是在那生产力落后的环境里产生的所有思维方式都是永恒的。不了解传统便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拘泥传统又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，我喜欢既传承择取，又革故鼎新，不计中西，但求神韵，给传统赋予新的生命力。

我的仕女画，在传统工笔画以线造型的基础之上，以现代艺术思维摒弃中国画的种种戒律，以意驭法，融汇水彩、制做等多种表现形式，工写结合，含具象与抽象，概写意与写实。具者，精雕细刻；意者，泼彩大写，追求个性、品位，不走别人的路。

有人总是紧紧地抱着传统的“太婆”不放，认为不符合古法就不是中国画，甚至哪位看官会指责我“离经叛道”。您说得好，但我已不能“皈依”。请原谅小女子则个。

丁亥暑月于风雅斋



聊斋人物·青凤 1996年 纸本 66cm × 66cm



芙蓉帐暖 2007年 纸本 40cm × 40cm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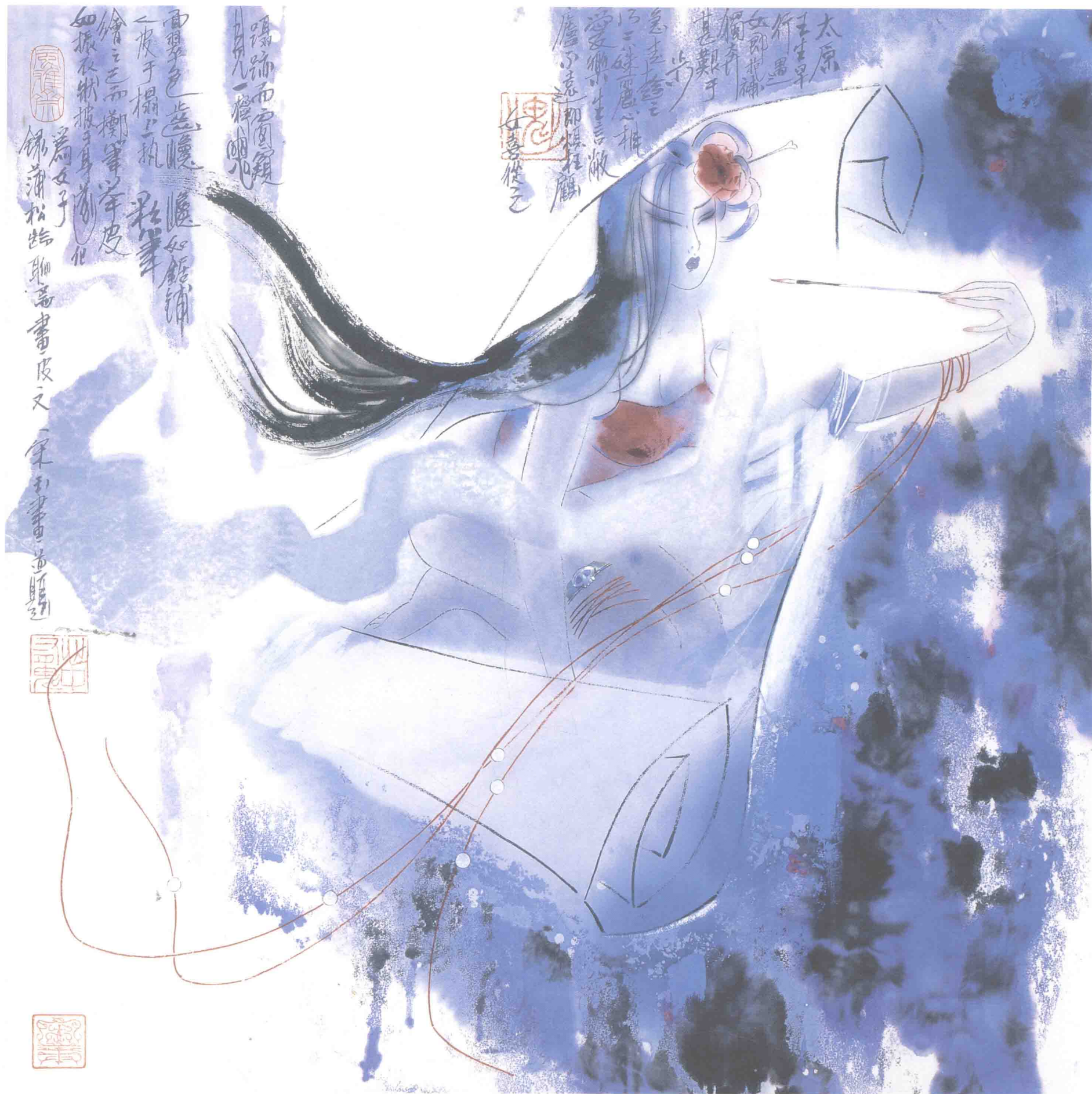
人面桃花 2007年 纸本 40cm × 40cm



化蝶 2005年 纸本 54cm × 54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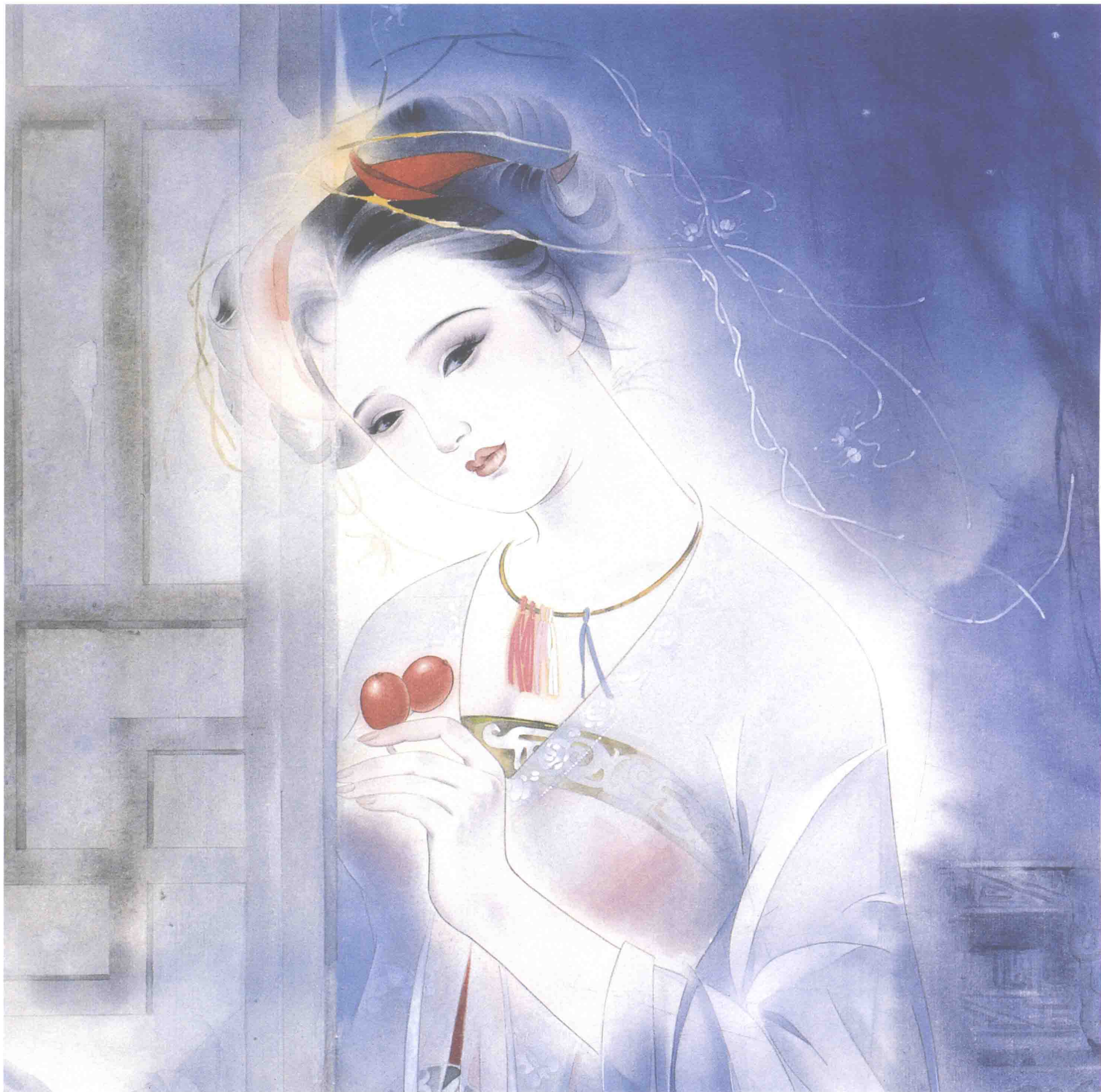
聊斋人物·玉版 2006年 纸本 54cm × 54cm



聊斋人物·画皮 2006年 纸本 54cm × 54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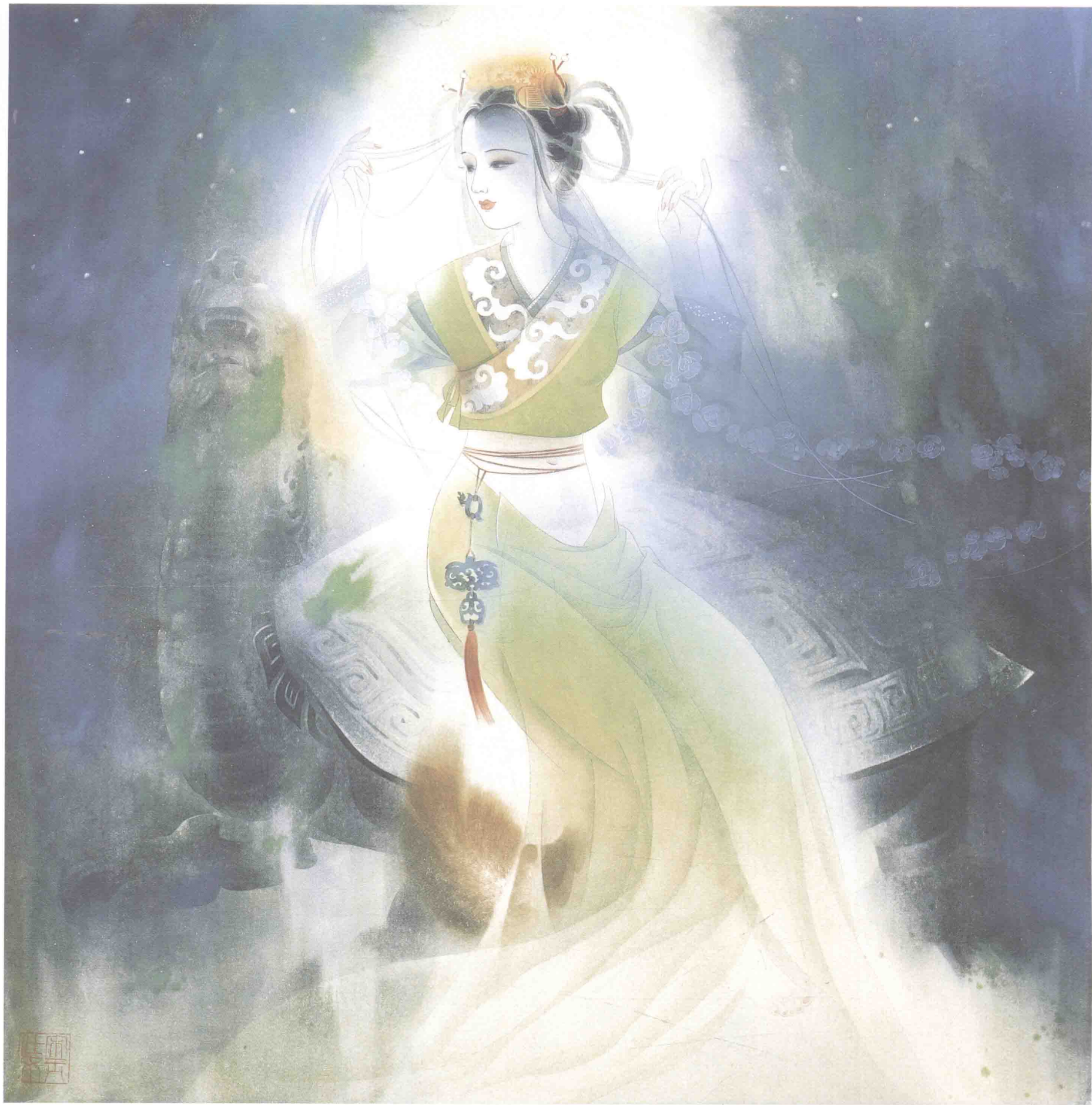


聊斋人物·聂小倩（附局部） 1996年 纸本 66cm × 66cm





贵妃出浴图 2002 纸本
88cm × 57cm



聊斋人物·毛狐 1996年 纸本 66cm × 66cm

